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第六十七回 小白猿夜進七星山 遭兇險得遇愛賢女

上回書正說到王環夜走耿家莊，巧遇望月牡丹董玉，父子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王環把董玉追出村外，怕賊人鑽入高粱地，一使詐語，果真司馬良躡了出來。原來海川責備幾句司馬良丟了王環，要說師父責備徒弟，這個沒的說。

但是司馬良自己要強的心特別大，師父一說自己，臉上下不來，一個人可就走出公館，串大街越城牆，過了護城河。司馬良不是本地人，他知道七星山在東南，就奔東南方向來了。他不認道，全是青紗帳，往哪看都是莊稼。出來幾十里地，忽然間聽見前邊喊：「惡賊人，你哪裡逃走！」他正從高粱地的邊上穿過，就勢蹲在這地上，借著月光往前看：哎喲喲！師弟在後頭壓著刀，正追望月牡丹董玉。司馬良認得他呀！嘿！小子，你是我師弟的仇人，我還能讓你跑了嗎？伸手把鏈子錘取出來，套好了皮挽手，往這兒一蹲。小子，你來了，我就照你腿上一錘，把你腿砸折了！見董玉要鑽，司馬良心說合適，你來吧！沒想到王環這時候喊上了：「你往高粱地裡鑽，我哥哥在那等你呢！」嗨！司馬良就生氣了，你瞧見我，你別喊哪！你要一喊，他還往這裡鑽嗎？果然，這麼一喊，嚇得董玉一愣神，王環就追到了。

董玉沒法子，還要往裡鑽。司馬良高興了，小子，你來吧，反正你跑不了！沒想到王環又喊上了：「哥哥，您出來，您別在那蹲著了！」司馬良一生氣，「噌」一下就站起來了。「嘩啞」一抖鏈子錘：「師弟，我在這蹲著，你喊什麼？」董玉一瞧，「哎喲」一聲，撒腿往西就拐下去了，急急如喪家之犬，忙忙似漏網之魚。司馬良道：「你瞧你！你看見我，你就別喊了。你這一喊不要緊，結果賊人跑掉了。」王環一邊跑一邊說：「我哪瞧見您了，這麼黑的天氣，我瞧不見，我使得是詐語！」說著，兩人一齊追下去。董玉心想：我鑽穀子地吧，別淨在道埂上跑了。道埂上他們得眼，又有月亮地兒，看得見我，我跑不了。我一鑽莊稼地，他們就不敢追了。果然他往北一拐，就奔了穀子地。司馬良一瞧要壞。王環說：「二哥您瞧見沒有，他鑽進穀子地可麻煩呀！」司馬良高聲喝喊：「董玉，你鑽穀子地吧，我師父在那蹲著呢！」董玉一聽，他師父是誰我不知道，比他能耐大是真的呀！嚇得董玉這麼一愣，小哥兒倆一攢勁可就追下來。董玉一想：我還管那個呢，我鑽唄！

司馬良見他鑽進去，喊道：「師父，您別那兒蹲著了，您出來！」董玉可就到了。「師父您快出來吧！」就看有人一長身：「良兒，為師在此，你喊什麼？」司馬良這樂：「師父！」王環也瞧見了：「叔叔，別讓惡賊人董玉跑了！」董玉抬頭一看，由穀子地鑽出一個人來，空著手什麼都沒拿，正是海川。

原來爺兒幾個在差官房商量，正在這麼個工夫，張方進來。海川忙問：「賢姪什麼事？」張方道：「我這麼一眨眼兒的工夫，您瞧見沒有，二哥司馬良又走了，他准追王環去了。若是一前一後奔了七星山，可有危險！」海川急道：「好吧，我瞧瞧去！」囑咐張方、劉俊好好地看守公館。然後自己帶好了子母雞爪鴛鴦鉞，腰裡圍著落葉秋風掃，打公館出來了。不願意叫城門，一直往東南城角，越城牆、護城河，腳底下用力，直奔七星山而去。海川雖然來過一趟七星山，但他不認道。因為都是莊稼地，結果，他也奔南來了。剛從穀子地出來借月光一看，正見司馬良、王環追趕望月牡丹董玉過來。

海川心說：成了！我就在這蹲著吧。來了，我一伸手就把你給拿住。就聽司馬良喊哪：「你鑽穀子地，我師父在這兒蹲著呢！」海川這麼一聽，嗨！我這二徒弟長能耐了，黑天這麼遠就能瞧見。果然，等董玉到了，他一長身：「為師在此。」望月牡丹董玉一瞧，前頭一個後頭兩個，這可怎麼辦？得了，我給你一下子吧。董玉蹦起來就給海川一刀。海川「金絲纏腕」，一刁他的腕子，右手刁著了，橫著一腿，「啪」地一下，把董玉就踹在地上，腳尖一踩腰眼兒：「環兒過來，捆！」王環說道：「叔叔，別捆他了。」一捧刀，「我紮死你！」照董玉後腰就紮。海川一攔他：「別！讓他領國法、受王章，給你爹爹報仇。已經把他逮住，仇就算報了，捆上他！」王環把刀入鞘，就把董玉抹肩頭龍二臂，四馬倒攢蹄，捆了個結結實實，又把刀拿過來給他插入鞘中。

正在這時候，南邊又來了一大群。海川心想：嗨！這賊怎麼這麼多呀！

原來耿武帶著王三爺等家人，點著燈籠，拿著叉把掃帚！「呼啦啦」來了三十多位。到了這裡，海川高喊：「幹什麼的？」耿武過來道：「朋友，是這麼回事！家中鬧賊，我們追賊追到這兒。朋友請問你尊姓大名，為何到了這裡？」「噢！賊人已經拿著了，望月牡丹董玉是七星山的賊人。你要問我，太原府欽差大人公館的隨行衛員辦差官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我叫童海川。」

「噢！童俠客爺、衛員大人，在下給您行禮！您要問我，離此不遠。我是個武舉，叫耿武。我哥哥名字叫耿文，是個文舉。我們在耿家莊住了多年，父母沒有了，只有一個妹妹。」就把今天的事情都提了，彼此見了禮。耿武說：「俠客爺，您打算怎麼辦吧，把這賊是不是解往太原呢？」「對！」「可是現在都這麼晚的天氣，不如明日天亮再說。寒捨離此不遠，您不如到我家中，稍事休息。明天我準備車輛，把賊人送往太原，讓他領國法、受王章。您看怎樣？」海川連連道謝：「耿武，那可打攪你！」「哎，童衛員大人您到我家去不是給我增光露臉嗎！來人哪，把這個賊人搭起來！」王三爺立刻拿槓子一串，派人把董玉搭起來。

海川、王環、司馬良爺仨跟著耿武說說笑笑趕奔耿家莊。一直來到客廳，把董玉「叭嘍」往地下一拽。耿文哩裡哆嗦地由打後宅出來：「兄弟，怎麼來這麼多人哪？」耿武給介紹完了，耿文連連給童俠客爺行禮：「俠客爺您來了，給我們壯了膽。不瞞您說，把學生我給嚇壞了！」海川一笑：「這個賊人十分兇惡，明天再送往太原。不過您派人好好地看守，別讓他跑掉。」

耿武一喊：「王三哥，別讓這賊跑了！」總管王三爺過來：「哎！員外爺您放心，絕對跑不了。」於是王三爺讓家人四馬倒攢蹄重新捆好，把刀摘下來。

他來到自己的屋中，把修理鞋的一套工具大布兜子拿了出來。又讓底下人找了很多的劈柴棍，削成了一頭兒尖，就圍著董玉四週往地上釘，連衣裳穿肉釘在一起。這一圈一釘，就把董玉釘的齜牙咧嘴，爹媽怪叫，一身的鮮血。

釘好了之後，拿縫鞋的長繩子在木頭上，圍著董玉周圍繞。繞完之後，拿大針串好麻繩，往這繞的繩子上縫董玉。他不管你肉不肉的，胳膊、腿有肉的也串過去。這一回疼得董玉奶奶爺爺亂叫：「您饒命吧！您別縫我了。」把他給縫在地上了。王三爺把東西收拾好，進了客廳，道：「俠客爺您瞧瞧去，我把他給縫在地上了。他要打算跑也成，他就背著地跑。那誰背得起來，能背起跑嗎？」等大伙兒出來一瞧，海川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們總管這辦法還真不錯！」王環痛快了，總算給爹爹報了仇。說話間夜宵準備好了，這才把公館的事情全提了。吃著半截飯，王環就琢磨了：明天一清早，耿家備車輛，把董玉放在車上解回太原。我童叔父還讓我親身涉險，奔七星山嗎？司馬良師哥他當然不讓去，我就更不讓去了。針尖對了麥芒，明明知道我王環到了七星山就得死，他決不讓我去。莫若趁這個機會，我離開耿家莊。王環思索至此處，吃著半截飯他出來了。誰也沒有留神。他來到門口就問：「哎！你們這廁所在哪呀？」「啊，您打這順著箭道往後，第二道院往東有個跨院，您到那兒就可以解手了。」

其實呀，王環沒有解手，順著箭道往後，越牆出去，順箭道衝往北，出了村口，他可就往東奔七星山了。腳底用力，「沙沙沙」出去四五里地。

走來走去，他一看曠野荒郊，大樹林兒裡頭有一座破廟。廟牆坍塌倒壞，破爛不堪，山門樓兒還有，可兩邊的牆已經都坍塌了。磚頭瓦塊扔了一片，沒人管了，荒草叢生。他攏目看了看山門，這塊藍額金字也都壞了，不過還能看得出來「敕建太極觀」。他邁步進來，一直往北破殿裡走。來到北殿，隔扇門沒有了，神像有一個掉了半個腦袋，胳膊腿也全沒了，露出木頭棍子來。

破供桌圍子上頭淨是土。得了！我就這裡吧。王環把這破桌圍子拿下來，抖落抖落，土抖落淨了。王環把自己的軍刀一順，往桌上一躺，蹺著二郎腿，他就睡了。

迷迷糊糊地一睜眼，天就大亮了。王環坐起來緩勁，出了破廟，轉了轉又進了破廟。耗來耗去耗到午時，王環出來找了個村莊，有賣吃食的，自己買了點吃的，喝了點兒水。哎，食水調合沒事了。可就到了下午，他又回到破廟，一直耗到夕陽銜山，晚風

四起，倦鳥歸林。王環一想：成了吧！英雄就從太極觀破廟裡出來，一直往正東撲奔七星山。實際他走到七星山的西北山角兩界山了。兩界山上有座大廟，叫西風寺。西風寺的長老就是西風長老秋禪。這位就是四大名劍的二爺閉目金睛佛姜達，姜老劍客爺的弟子。王環就走在這西北角山坡前。這時候天色晚了，他沒法進山，就在這裡來回的轉悠。轉了老長時間，瞧見山懷草木深處出來一頭膘滿肉肥的青牛，在牛の後膀上，偏身坐著一位牧童。看上去也就在十六七歲，面賽粉團兒，瓜子一張臉，梳著雙小辮兒，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蓋頸，彎眉大眼，鼻如玉柱，唇似塗朱。野調無腔信口吹，唱著山歌就出來了：「牧牛童自在身，走橫橋臥樹蔭。短蓑斜篙相斯瀨，夕陽鞭影垂柳處，春雨笛聲紅杏林。奔上最好騎牛穩，日夕沉，歸家晚飯稻粥香，撲鼻噴噴。」唱著歌，吹著橫笛，悠然自得。王環可就過來了，躬身道：「這位大哥……」沒等話說完，就瞧這小孩從牛背上一溜，「唰」地下來，上一眼，下一眼打量王環。咱們可得表一下：這個小孩是小姑娘，可不是小小子。這個姑娘的父親做過一任知府，這是知府的孩子。從幼小父母都沒有了，身背血海深仇。現在已經學了一身的絕藝。

她從牛身上飄身下來，問：「你有什麼事呀！」王環一想：別叫大哥了。他一躬到地說：「這位大兄弟！您對這個山裡的道路熟嗎？」「當然熟啦！七星山狻猊寨呀，誰都知道。周圍都是大山呢！」「我打算進趟七星山，可惜我不認道！」這個小孩上一眼，下一眼地打量王環：「那你為什麼不走山口？那有兵丁把著，不管黑夜白日你可以進山。」王環心說小孩聰明。便道：「因為我有個舅舅在這個山上頭當份差事，是個小頭目。過去每年往家裡捎一次錢，最近這三年了，沒捎錢，也沒有音信。舅母放心不下，打發我來打聽打聽。如果我要到前山一打聽，萬一我舅父在山裡頭出了什麼事，那多麻煩！我打算暗中探一探。」小孩恍然大悟，點點頭：「噢！這麼說你打算暗中探山。你會點武藝嗎？」「我會點武藝。」「你要會點武藝可不行啊！你得會得比較好一些。」「哎，這位大兄弟，不瞞你說，我上個山還湊合！」這小孩一笑：「也不見得！這山可不大好上。你一定要進山，我告訴你這條道吧！」

你瞧見沒有，東南上這片大樹林兒，過去之後，你瞧著好像是絕壁山崖。其實不是，有一條山道可以進去，就是窄一點，難走一些。只要你有武功，走著不難。你過了這個山梁以後，再往前這個地方叫臥虎灣，就跟一隻老虎一個樣，你可以順著臥虎灣的山脊盤上去。盤來盤去沒有山道了，你看上頭下來一條葛藤，你兩害怕，那個葛藤很結實。你兩手倒著葛藤爬上去。再到上邊，往前走有一個山窟窿，這個地方叫『一線通』。你穿過『一線通』，就是他七星山的後山。」王環一聽，心想這個小孩怎麼這麼熟啊！要看這小孩弱不禁風，他怎麼能知道的這麼詳細啊！問道：「這條道您走過嗎？」「啊，不累的時候一天走個十趟八趟的；累的時候，一天走個三趟五趟的。我已經告訴你了，你就按這條道走吧！」用手一拍牛屁股，衝王環一笑：「回見！」

就這麼一斜身，跟燕飛的一樣，「唰」地一下，就輕飄飄地落在三丈遠的牛背上了。

王環看著小孩的背影，慨然長歎：「唉！真是人比人得死，貨比貨得扔。

這個小孩也就在十幾歲，就從他一長腰往牛背上一蹦，甯說我，連我師父都辦不到。我王環是老恩師的親傳十二年的弟子，我總認為我王環的本領還是不錯的。今天看見人家這小孩的身法，我王環跟人家比起來，實有天壤之別！

得了，此番前來為的是討金牌，我就按人家這小孩指引的道路走。刀山油鍋，槍林劍樹，我姓王的也得闖一闖！王環想到這裡，可就順著指引的道路走下去。前頭是一片大樹林，遮住了滿天的星月，黑森森，冷氣逼人，顯得那麼怕人得慌！穿過樹林再往前走進山灣，果然來到臥虎灣。順著臥虎灣，盤著山脊上來，過了一片小樹林，身逢絕路，是個峭壁。王環就按小孩說的，來到峭壁近前一瞧：果然垂下來一條葛藤。其實王環摸到手裡才感覺到不是葛藤，是一條繩子。什麼人拴的，拴這繩子幹什麼用？誰也不知道。王環就順繩而上來到上面，往前走才發現這大山崖很高很高，在上面影綽綽有三個字，叫「一線通」。王環一貓腰就順這山洞鑽進去，發現在前邊有點亮光，王環心中高興。順著山洞鑽出去，也就到了狻猊寨。他低著頭一鑽山窟窿，剛往外一探身，就覺著有人在他脖子上用力一提，把自己提拉起來。接著那人左手一攏小腹，王環就橫過來，腦瓜衝前腿衝後。王環想掙扎，也掙扎不了。

王環就覺著耳旁生風。這位施展「跑」字功夫，腳下微有聲音，「沙沙沙」。

又是黑夜，又是山路，有時候高，有時候低，有時候平坦。但是感覺不那麼大起大落，就知道這位好功夫。突然有了燈光，兩人就鑽進去了。

這是一座山洞。牆上掛著一張蘇武牧羊畫，蘇武頭髮都白了，在這山坡上看著羊在吃草。洞中有八仙桌椅，旁邊有一張牀。這位伸手就把王環放在牀上，王環發怔，一折身坐起來，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刀把。抬頭一看：眼前一個白鬍子老頭，赤紅臉，有點謝頂，白剪子股的小辮，米黃色的長衫，煞著絨繩。左肋下配著寶劍，腳底下福字履鞋，白綾的高鞦韆子，非常精神。

老頭坐在椅子上笑容可掬，看看王環道：「娃娃，姓字名誰？家住哪裡？夜走一線通，暗入七星山，你長著幾個腦袋？！」王環一看這老人的意思，不像壞人。王環也一抱拳道：「老人家，您把弟子我提到此處，非常感激！您一定是個武林的前輩，風塵的俠隱。這麼大的年紀，我想您不能是非不清，黑白不辨。看老人家的意思，行端履正，您是位正人君子。為什麼在七星山助紂為虐呢？七星山狻猊寨的段國基、段國柱打家劫舍，他們是賊！如果老人家認為自己能管，您就應該除暴安良；如果您要管不了，您又何必貪戀吃喝，一定要在人家這裡住著呢？我小子雖然年輕，也認為智者不取。此事實實費解呀！」老頭聽了一笑：「嘿！你責備老夫，責備得很是。我乃受人之托，才到這裡來的。誰是誰非，老夫自然明白。我只是囑咐你一件事，你這是由臥虎灣走一線通進來，暗入七星山，前面就有七星八寶轉心亭。山孔都是活的，內有埋伏，無意碰到，非死即傷！你不是本山的人，你走到這裡萬一撞上，輕者帶傷，重者喪命呀！我看你小孩不錯，我才請你到這裡來。

你是誰呀？」王環聽了才知道老人的一片好心，這才把姓名道出來。老頭一聽，道：「你是石老俠的高足，怨不得有這麼好的功夫！能進一線通，這可不簡單！這個……唉呀，你到這幹什麼來了？」「唉！老人家，您既然與我恩師認識，我也就不必再隱瞞了。」就把自己的事情全說了：「段氏弟兄不給金牌，阻住大人不能起程趕奔四川，那就放不了賑！晚到一天，百姓就要死去無數。不錯，我刀劈了楊山，鏢打了段世寶。王環來到七星山，前來請死，讓他們獻金牌！」老人一聽笑道：「好樣的！我叫你一聲賢姪，我不是高攀。你呀，趕緊回去！頭一件事，山裡頭消息埋伏重重，難保你不疏忽遇險，這是一；二是七星山裡頭都懸出賞銀來，拿住太原府一個普普通通的官人，賞白銀一百兩；拿住一名隨行衛員，賞白銀五百兩；如果拿住三俠，就你師父和金頭壽星洪助、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，要賞白銀三千兩。說真的！要拿住你呀，賢姪，賞白銀一萬兩，立刻升為三寨主，七星山的財產就有他一份。常言道：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」。孩啊！你到七星山來，九死都沒有一生。你回去吧！」「老人家，您是為了我好。您跟我師父有交情，您讓我回去，我也聽您的話。可我回去又怎麼辦啊？他不就是要我王環一條命嗎！仇我已經報了，母親將來有人送她黃金入櫃。我別無掛念，我只是請死而來。他們把我殺死，讓他們獻出金牌！」老人聽了，連連搖頭：「唉，賢姪呀，你要去了可太危險呀！不過，你願走就走吧。」「等等！老人家，您把我領到這來，您提醒我，您跟我師父也有交情。在賊人的窩巢之內，會有您老人家這樣的尚義之人，真是出淤泥而不染！敢問老人家，您怎麼稱呼？」

老人大笑道：「暫時不用問。如果老夫不死的話，日後自能知曉。你請吧！」

「好！小子多謝！就此告辭。」王環行完禮，老頭把他送了出來。曲曲彎彎山路崎嶇，轉來轉去，又把他送到一線通這個山窟窿的下面：「你從這兒進七星山吧，一直奔內寨。穿過內寨之後再往前，才是前山。現在你還是在大寨以外呢！你看，東南上的七星八寶轉心亭，剛才咱們打七星八寶轉心亭的對面山後頭轉到此處，這你知道了。你走吧！」

王環道了謝，腳下用力就往前山下來了。越過一道大牆，他發現一塊大石頭，石頭旁邊有人一轉身，順這片山地就往西去了。王環一想：這人瞧見自己是個麻煩，我得把他追上殺死。王環想到此處，雁翎刀「唰唰」就拔出來，刀鞘往腰後頭一別，腳底下加力可就追下來。頭裡這個人不慢，但是也沒多遠，追到一片樹林裡。等王環追出樹林一看：喲！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子，有院牆，

一溜五間算一個院落。眼瞧著這人進角門了。等來到角門一瞧：角門上有橫匾寫著「西二十五間倉房」。這個人進了院，王環隱蔽著身形也進去了。這個人已經進了北屋，王環就往北屋來了。到了屋門，王環一挑門簾往裡看：屋裡頭有很多的擺設，靠後牆有一張桌，桌上有文房四寶，桌後頭有把椅子。這裡坐著個人，王環想看他的前臉，看不真。因為桌前邊站著剛才引自己到這裡來的那個人，向坐著那人報告。王環瞧到這裡，就一攔刀，一個箭步躡過去了。他惦著拿刀把前面那人殺死，再把坐著的那個人殺死。

不料他的左腳剛一點地，壞了！就感覺到自己的左腳往下這麼一沉，忽悠的一下。王環就勢猛地一提氣，把左腳抬起，往身後這麼一紮右腳，哪裡知道左腳擱不下去，這是虛的。實際上右腳一拿樁，正是塊翻板。「咔嚓」一翻個，王環撒手扔刀，就墜落在翻板底下。

這個翻板底下是個八尺見方，有一丈二尺深的大坑，裡頭撒著一層白灰。

這是人家七星山存糧的地方，全都有消息埋伏。每二十五間倉庫一個頭目，帶著四十人。分前後，分白天，分黑夜，專人看守。看守西面二十五間倉庫的頭目叫韓志，有個外號叫賽兔虎。什麼叫賽兔虎呀？這個兔虎是一種鳥，專門捉兔子，意思是他絕頂快。韓志這人精明極了，今天夜晚他把所有消息埋伏全開開。沒想到今天晚上值班，消息全開了，正在屋裡坐著，海闊天空侃大山。突然間牆上走線鈴響了，轉牌兒「叭噠」從匣裡頭掉下來。便道：「西二十五間倉房北屋裡拿住探山的了。諸位，我這造化來啦！」伙計們「呼啦啦」都站起來，拿槓子的拿槓子，拿鉤子的拿鉤子，掌燈的掌燈，拿繩子的拿繩子，軍刀也都拿上。韓志一伸手，把機關一擰，這一擰，西二十五間倉房那裡所有的機關都停住。然後四十一個人高高興興奔西二十五間倉房。

來到北屋挑簾籠進去，翻板挑開，燈光掌起來。韓頭吩咐：「拿鉤桿子來！」

韓志親自從陷阱口往下送。王環借著燈光一瞧：見鉤桿子到了，怕它鉤到肉上，伸手就把鉤桿子攔住。韓志「啪」一抖腕子，就把王環給抖出來了。摳好以後拿起燈來看王環：「你這人好大膽呀！夜入七星山，竟敢到西二十五倉房窺探！說說你的名姓。」王環這麼一抬頭：「哼！你問小太爺，小太爺無名氏！你們認為七星山刀山油鍋，小太爺不在乎！靠這種機關埋伏把小太爺拿住，小太爺死都不服！」韓志把嘴一撇，一陣狂笑：「哈哈哈哈哈！伙計們過來，拿桿子把他搭上！問他姓什麼他不說，一定是無名之輩，怕死貪生。既是無名之輩，把他扔到西二十五間倉房的後頭山溝裡頭，喂狼得了！」

韓志是高人呀！他一瞧王環長得挺好，這麼橫，就知道有來歷，便心想拿激將法把他的名字激出來。果然，王環火了：「呸！胡說八道！小太爺就是你七星山眾家賊人賞銀一萬兩的小白猿王環！」唉喲！韓志一高興一晃禿腦袋，「噌」一下，蹦起來有七八尺高，「咕唧」往地下一坐：「哎呀，我就是三寨主爺了！」一陣哈哈大笑，「嘯」又坐起來。讓人抬起王環，燈光照路往外走，由打西二十五間倉房一直來到小寨。到了小寨裡頭把王環放下，然後把自己的銀子包打開。唉喲，不容易啊！省吃儉用就這二百銀子，拿了出來：「諸位分分吧，也甭找天平了，差不離就得。」分完了，韓志後悔，明兒到我家媳婦跟我要錢，我一輩子沒有非離婚不可。又一想沒關係，到前山不就得銀子嘛！韓志雖然不懊喪，也覺得這事沒把握。我銀子是給了，萬一半道出點漏子怎麼辦呢？我再往回跟人家要這銀子，誰給我呀！「哎！快點走，哥兒們少說話多磕頭。我給諸位作個半截子揖！大家伙兒既然都分了錢，我韓志可一個子都沒有了。咱們趕緊到前山，把王環一交，銀子就到手了！」

「韓頭兒您放心，沒錯！」搭起王環就直奔前山而去。

王環叫他們搭著往前走，眼前頭像是個大花園，星星點點的燈光透露出來。正往前走，突然間，禿頭韓志一回頭：「諸位，看見沒有？」他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一揪右邊的耳垂：「這主過來了，大家伙兒都停住！」果然，紅燈招展，前面兩個挑著紅燈，後面兩個丫鬢陪著一個千嬌百媚的大姑娘。

這個大姑娘中等身材，十分窈窕。上身穿玫瑰緊身小襖，下身穿著蔥心綠的散腳水褲。兩隻三寸金蓮，豆青色的襪子，鳳頭小鞋，鞋幫上納著各種草蟲，講究極了。青絲髮上高挽著美人髻，瓜子一張臉，面似出水芙蓉，兩道眉彎似新月，一雙大眼睛，上下睫毛很長，兩隻眼睛很有神采，皂白分明，通紅的嘴唇，牙白如玉。嘿！這個姑娘長得這個俊，猶如亭亭玉樹，香蓮帶露開。

她名字叫段銀娘，今年十九歲，不僅會打鏢，會使刀，而且文學最好。她父親給她取的閨中美稱叫愛賢女段銀娘。銀娘的父親就是七星寨的二寨主，劈靛烈火眼猴段國柱，親哥叫段世寶。嫂子陳氏，閨名月娥也出身於武林世家，一身的好能耐，跟姑娘和得來。姑娘最喜歡自己的親姪子黑兒，沒想到親哥哥段世寶被王環一鏢打死。哎呀！我哥招你惹你了？叫嫂子這麼年輕，忽然間棒打鴛鴦兩分離！哥哥的屍體運到七星山內寨，我嫂子哭得死去活來，哭死過多少回去。我跟哥哥起小在一塊，他憨憨厚厚，怎麼會叫人家一鏢給打死呢？！我不是個男兒漢，真要我段銀娘是個七尺男兒漢，我勢必下山，尋找王環，定要將王環這個小畜生碎屍萬段！姑娘睡不著哇，越想越難過。

自己悲傷了一陣子，想起三嫂子不是更難過嗎？就讓四個丫鬢掌起燈到瘦子院裡去勸勸三嫂。來到三嫂子的房中，一看瘦子正在牀上拍著孩子睡覺呢。

小胖子已經睡著了。陳氏獨對孤燈，黯然下淚。姑娘勸了一番：「得了！天也不早，你睡覺吧！別淨難過哭啦，哭個好不好的自己受。」說罷，讓丫鬢掌起燈來，由打瘦子的房中出來。

這個時候，碰見禿頭韓志押著王環往前寨走。有個丫鬢看見了，道：「小姐，你看北邊那有燈光，我看好像抬著人呢！小姐，聽說今天前山三俠來了，難免有他們的人到山裡來呀。你看這是不是呀？」姑娘一看，吩咐春桃道：「去，過去問問是哪的？讓他們到眼前來！」小丫鬢春桃轉身形可就迎上去了：「禿韓爺，姑娘要問一問，你們搭著什麼人？上哪呀？」「噢，丫鬢姐，你回姑娘一聲：我們這次在西二十五間倉房，拿住了咱們七星山的仇人王環。現到前山去領賞。」「喲！把大仇人王環給逮住了。好！您等著呀，韓爺！」

「好嘞，丫鬢姐，我等著。」韓志心裡「嘯、嘯、嘯」一個勁地打鼓，可別給我劫去，劫去您給錢嗎？您能提升我為三寨主嗎？小丫鬢春桃「噔噔噔」跑過來。一說，姑娘一聽，滿腔怒火上撞，一咬牙：王環呀王環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，天稱人願你叫我山裡拿住了！我一定看看這個惡賊人如何的凶狠。姑娘思索到此處，隨著就往前來。老遠的韓志迎了上來，跪倒磕頭：「韓志給姑娘請安！」韓頭目，你請起。春桃說你把王環拿住了，這可是你韓頭目的奇功一件呀！」「姑娘不瞞您說，老寨主有話，要拿住咱們七星山的仇人王環，賞文銀一萬兩，提升三寨主。看來呀，姑娘，我要升官發財了！」「韓頭目，理應如此。讓我瞧瞧！」一轉身，伸手從春桃手裡把紅紗燈拿起來一看：四馬倒攢蹄，臉衝著地，辮子耷拉著，身上還背著刀呢。一聲不言語，十分狼狽。段銀娘到這裡用手點指：「王環呀！你小小的年紀，我段家與你何仇何恨？彩鳳山祥雲島劈了楊山，我管不著！千不該萬不該，用鏢打死我的兄長段世寶！」說著，蛾眉倒立，杏眼圓睜，咬牙往前一伸手：「砰」把王環的辮子揪住了，猛地一使勁，一擰王環的脖子，恨不得這一下子把王環的腦袋給擰下來。嗨！姑娘一看王環的臉，心裡「嘯」一跳，哎喲！這小孩劍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烏黑瓦亮的一條大辮子，長得比姑娘都俊。這左手不由地鬆了下來，心想：用這麼大的力氣，把人家的辮子揪住那夠多疼啊！我總認為王環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其貌不揚，面目猙獰可憎，原來是一個二十來歲的俊美少年。看起來在彩鳳山祥雲島，萬般無奈才殺了我哥哥。姑娘想到這兒，輕輕地把手鬆開：「韓頭目，王環是殺哥哥的仇人嗎？我要把他帶到房中仔細盤問，問個究竟，到底因為什麼殺我哥哥段世寶？來呀！把王環接過來，搭到我的屋裡去。」韓志一聽，心想我二百兩銀子都沒了，您給弄走？」哎呀姑娘，這可不成！」「什麼不成呀？」「姑娘您別著急，我們還沒見著寨主爺呢！如果見到寨主爺，寨主爺說要把這小白猿王環搭到您屋去，我們一定給您搭去！」姑娘粉面通紅，秀目含嗔：「嘿！他是一個二十歲的男子漢，搭到姑娘我的屋裡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看起來你是找死吧！」韓志知道姑娘武藝高，心說別宰了我呀，二百兩銀子我找誰去！韓志要哭，只好把王環輕輕地放下。丫鬢接過扁兒，把王環搭起來，紅紗燈照著路，分花拂柳，直奔姑娘的閨房。

姑娘邁著碎步，來到自己的房內，一進門挑簾籠進來，把王環放在外間房的地上。馬上把桿子撤去，拿過布彈子來，丫鬢輕輕

地把王環身上的白灰面抽打乾淨。丫鬟們這才過來把王環的下腿順下去，往椅子上一坐又給綁住了，把刀摘下來往八仙桌上一放。王環一瞧：眼前這位千嬌百媚的大姑娘，不知道什麼意思。丫鬟們在兩旁站著，姑娘可就在下垂手椅子上坐下。臉色一紅：「這位大哥你是不是姓王呀？」王環點頭：「不錯！我姓王，單字名環，師父起的外號叫小白猿。」「彩鳳山祥雲島你劈了我家巡山寨主楊山，鏢了我的兄長段世寶是你不是？」「姑娘你要問，絕對不錯！楊山、段世寶皆是某家一人致死。你們要殺便殺，要副便副，若要皺一皺眉頭，俺王環不是英雄好漢！」